

守山閣叢書

集集

守山閣叢書

書集

餘師錄卷三

顏之推

顏之推家訓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
敘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
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
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

一本作施用多途

至於陶冶

性靈從容諷誦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
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宋玉體貌
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貨無操王
粲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庭劉歆反覆莽世
傳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

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諂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里
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
疎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禍衡
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
終傅元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
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
謝元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
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
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
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
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爾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

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
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恆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
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
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
歸蚩鄙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也吾見世
人至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已衆矣江南號爲_力詒

反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詵{上音寃相}擎

_音邢魏諸公衆共嘲弄戲相讚說便擊牛醺酒招延聲譽其

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
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誠難也

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裁知可施行一本無此四字然後出手
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自古執筆爲文章何可勝言然至
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爾但使不失體裁辭義可觀便稱
才士要須動俗蓋世亦俟河之清乎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
爲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召甫
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
以言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揚
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
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安投
於閣周章怖懼不達天命童子之爲爾袁亮以勝老子

案袁亮今

本作桓譚

葛洪以方仲尼使人嘆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元經爲數子所惑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元今竟何用乎不翅覆瓿而已

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尙書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劉應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哉凡爲文章猶乘騏驎雖有逸氣當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填阬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

但務去太甚爾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
之文宏才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
爾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
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

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

案

見事以下原本脫
去今據家訓添入

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

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
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
每於譚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爲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
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舍里名勝母曾參

斂襟

案淮南子云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書亦云邑號朝歌墨翟迴車今作顏淵蓋據論語誤考識

蓋忌

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乃是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雲詩云颿颿雲母舟簡文曰旭旣不識其父雲又颿颿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摘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柏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謹

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

輒代蔡邕爲胡金盈作母霖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倏委我而夙喪又爲胡顥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猗歟我祖出自有嬌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並載乎邕粲之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也陳思王武帝誄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父於蟲譬婦爲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忽登遐陸機父誄云億兆宅心謹敘百揆姉誄云俛天之妹今爲此言則朝廷之罪人也王粲贈楊德祖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洵洵不可妄施人子況儲君乎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爲生

者悼往告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言詩格旣無此例又乖製作大意

凡詩人之作刺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謳篇前敘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殊失厥體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何不述赧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輕議今指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誠云詩云有鷺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鷺雉雉聲又云雉之朝雉尙求其雌鄭元注月令亦云雉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鷺鷺以朝雉是則混雜其雌雄矣詩云孔懷兄弟

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顧母書述從祖弟
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有如孔懷心旣痛矣卽爲甚思何故
方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
而呼二親爲孔邇於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劒狀如蟹但一螯
偏大爾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劒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
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而
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得仙自云
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飢渴而簡文詩云霞流抱
朴碗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爲莊周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
烈以銀鐺鎖上音狼下音當銀鐺大鎖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武烈
太子亦是數千卷學士嘗作詩云銀鎖三公脚刀撞僕射頭

爲俗所誤

李朴

李朴送徐行中序云吾嘗論唐人文章下韓退之爲柳子厚下柳子厚爲劉夢得下劉夢得爲杜牧下杜牧爲李翱皇甫湜最下者爲元稹白居易蓋元白以澄澹簡質爲工而流入於鄙譬如哇淫之歌雖足以快心便耳而類乏韶濩滉優柔泛濫而詞不掩理杜牧清深勁峻而體乏步驟夢得俊逸麗縛而時窘邊幅子厚雄健飄肆有縣崖峭壑之勢不幸不發於仁義而發於躁誕至退之而後淳粹溫潤駸駸乎爲六經之苗裔何則文章者天地之奇氣造物者常嗇於與人故愚者終身而不得智者得其幽微之思勇者得其果敢之氣

辨者得其玲瓏之聲巧者得其藻繪之容是數者雖能得而不能盡然猶足以取高於斯世蓋必有兼是數者之才而後得其純全中正之氣經緯五藏雕鏤萬化明以寓物象之形容幽以露鬼神之奇怪小而歌詠乎蟲魚鳥獸之情大而羽翼乎禮樂刑政之具隨時抑揚爲歌頌譏刺之音以舒發其懽愉愁嘆堙鬱之志而始終出入於仁義爲禹稷之謨伊周之訓箕子之疇伏羲之易孔子之春秋而天地之蘊始盡矣書柳子厚集云子厚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絕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毀辨論語下篇尤害道論天地陰陽猶果蓏草木不能賞功罰罪雖詆諧之詞施於仁義教化其蝨螻歟至若傳河間李赤事以譏切當

世屬意明白而卒身自蹈其弊豈所謂工於訶人而拙于用已耶吾不寶夫論之如是也

與楊宣德書唐人稱子美爲詩史者謂能記一時事耳至於安得廣廈千萬間爲茅屋歌安得壯士提天綱爲石犀行安得壯士挽天河爲洗兵馬又安在其不相襲也故論文者當論其是與否不必以好異夸世俗爲能六經不以文論後之洗洋奔肆不見邊幅莫如馬遷荀況之書言辭相似者十三四遷載趙武靈王欲與商君論變法百餘言間不同才數字如傳蘇秦說六國見魏王而曰魏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見楚王又曰楚天下之強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執事能謂二人者淺狹無他有耶書鍾陵集云文章取足於辨

理詞有餘而意不足者如人之附贅愈多而愈病非有簡質者之步驟泛濫者夸侈麗也蓄之厚則徑省而不浮養之薄則亂雜而無統不可以相能也張元淳出其父仲通鍾陵集若干卷以示余余見而異之曰斯文也其辨理之文歟粹而溫簡而嚴徑直而優游辨析而有體不爲虛辭濫說以取世俗之嗜好而終始曲折要必出入於仁義以扶導於教化因物寓意發爲歌詩可諷可勸可興可感至五言古風尤澄澹峻拔讀之如與幽人烈士正冠而道古使人竦然生愛敬之意表奏論議切情近事以道人之所難言與夫拾亂安危之隱而未見者無不審訂規畫而反覆之凜凜乎忠義之氣溢於中而形於外者也

○書鍾陵集以下當別爲一帙

謁顧子敦侍郎書云文章涉秦漢而病夫六經之於道譬猶一氣之運產出萬化孟軻揚雄爲之五行四時之用蓋書道治亂興廢之迹故其辭顯春秋賞善絕惡歸諸正故其辭微易以四象告吉凶故其辭深而通禮以齋莊恭敬之心達於邊豆玉帛故其辭典而嚴詩以君臣父子之情詠於竹絃於絲故其辭婉而順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在戰國則蘇秦張儀以從橫病韓非申商以刑名病莊周列禦寇又取仁義法度而搥提絕滅之爲窈茫荒怪之說漢司馬遷得其汪洋峻逸之氣以馳騁上下數千載而顛倒橫斜識不逮理歷晉魏齊梁而光沉氣塞埋藏腐蝕頽波橫流淫靡一轍唐興三光五嶽之氣不分文風復起韓愈得其溫厚深潤以爲貫道